

晉書

十一至三十一卷

二十二

19
2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九四
二九四
八冊
架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44
冊數 19 (11)
函號 280 22



晉書

2
19
2

館書圖京東			
一	五	別	正
九	三	函	史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一		五	九	
九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不許帶出



日帖圖

晉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暉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

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弁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僊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

忘郭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已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

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
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
嗣咄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
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
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反為所構故深
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
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
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巴西諸
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
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

推玄盛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
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為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
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
僊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
為右司馬張條為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為右長史張林
為本府主簿宋繇張謖為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謖
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為武衛將
軍晉興太守汜德瑜為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靖為折
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
驛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

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
又遣宋絲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
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
使帑六璽玉於干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
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
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以
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
恭堂玄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
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
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

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
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
權臣亂紀懷愍屯遭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
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
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
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
畧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
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弈葉載德囊括關
西化被崑裔遐邇欵藩世脩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
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

臣時難尅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
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
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以閏位是以共
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
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
杪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
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
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
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叅叅
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

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
隆勒于天府安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
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
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
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
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
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
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
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

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盛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

泉漸逼寇宄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膺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

至大若能剋已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踈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

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旣東遷玄盛從姑梁襄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僭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襄送敬愛于酒泉并通

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地
至於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
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
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
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
千餘戶郭鑿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至
昌者數千戶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
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
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于亭以威南虜
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

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
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
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虿克衢
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
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
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
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劔歎憤以日成
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克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
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楊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
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勅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留

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
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
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
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崑崙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
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靖續
聞玄盛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
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
爲文刻石頌德旣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
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
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金精所

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
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
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
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
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
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
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剋以貽
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
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
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畧易通寓目則了雖

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
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脩敦煌舊塞東西二圍
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玄盛
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啓霸圖兵無
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
而一旣而禿髮僭檀人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
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
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
朗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
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蔑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

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鴛鴦之籠赫欽飛鳳于
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竒
秀木之凌霜挺脩幹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
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
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
于南崗時弗獲彭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衝風
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
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
德於園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
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

弈弈岌岌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頽
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縉紳淪胥而覆溺呂發
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
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
聞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
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
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怙
懷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
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
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崑嶼以爲墉總奔駟

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嵯嶻重嶮萬尋玄邃窈窕
磐紆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鴉鷄羣吟挺
非我以為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
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徃華德是用來庭野
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儁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
射鈎與斬袂或脫桔而纓緹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
巖陸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
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
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
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

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
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
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
物希風而潤雨昏益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
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
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
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赴
赴平城翼翼上弼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
陽澄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驟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
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殮而忘

寐表略韻於紈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
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
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死
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
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
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
使籌略乘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
上諡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先是在河右不生
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
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

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儂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渠蒙遜遣

其張掖太守且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衛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大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

方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寔此之由主簿汜稱又上
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則
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
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
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未無光二旬乃
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
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
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
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
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旣爲涼州藉秦氏兵

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
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
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
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
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主鴻漸之
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
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
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
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
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

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
中國若不脩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
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
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
宮嬪妃諸弟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蚕績以清儉素德爲
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
英雋脩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
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
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
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

士業立年而宋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
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
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
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
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豐來距戰于懷城爲蒙
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
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
蓼泉爲蒙遜所害士業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
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
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

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
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帽而
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
士業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
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
元緒麤獷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
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
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
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
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

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
後歸魏爲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
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盛以安
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
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
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參龍之構趾景毫垂統本
吞鸞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
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
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

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
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涓開
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
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
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卷八十七終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孝友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
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
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
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疊疊忘劬集包思執黍之勤循

咳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
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隕心頰寒泉而沫泣追遠之
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脩升
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
六教而緝貞規蔡董丞丞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
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蔣玉之祉烏
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被
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
分形心睽則葉頰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
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緬素載流

塵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遘及
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已
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令篤
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
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
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
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
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

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數使吳有才
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
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
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
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
于成立旣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
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乳乳子立形影相
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
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

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
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
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
苦疴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
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
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
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
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
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蠱流安樂公得諸葛
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
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

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
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
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
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
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
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賜
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
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
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

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卽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
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盛彥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
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
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
母食必自哺之母旣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
伺彥暫行取蟻螯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
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日豁然卽開
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

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
死者十三人年方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
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
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
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
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
家卒年八十七

王衷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
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
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
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
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
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
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
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
讀詩至裒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
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

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
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
已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
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
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
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之一縣以爲恥鄉人管
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
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
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 六
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哀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檐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弃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卽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

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
 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
 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
 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
 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
 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
 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
 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
 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
 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慤今亦家

於墓側臣以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
 後嗣以疇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
 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
 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襄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
 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
 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
 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
 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

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衮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衮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衮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衮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衮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糲門人欲進甘飯者而衮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

摺尚多衮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摺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衮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旣具衮乃刈荆苕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

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
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
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
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袞父誡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
廢先父之誠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鄰人
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嘗與諸兄過
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
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
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
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

臣歎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
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
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
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
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
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旣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
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
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
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
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

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
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
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
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
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
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
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
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
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旣
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
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
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翼行乎
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
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
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
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
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
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
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瞽墜崖而

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
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
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衮學通詩書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
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
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
子恟蔑澤摭在澤生故名澤因摭生故曰摭蔑後南渡
江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

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
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
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
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壅畝誦詠不廢欣然獨
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
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旣
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所
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
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持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
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

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
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
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
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
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
海嶼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
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
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
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爲楊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
辟爲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

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歛有一
老父縵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
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
恠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
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
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
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
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

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旣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

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旣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闔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上虞令轉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

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
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
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
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
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
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
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
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
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
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

傳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
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
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
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
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克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
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
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
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
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

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
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
諡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絳斷火將至而滅僉
以爲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
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
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
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

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
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
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
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離下有粟寤而掘之
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
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
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
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
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
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

王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
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
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椽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
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
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爲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
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
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
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
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
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

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
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
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
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
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
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
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
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旣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
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
先王以至德輔世旣竟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

夫而距千乘爲不可迴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
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
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
罔竒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未嘉之
亂沒於劉聰聰竒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
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
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
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助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
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脩操行者無得入其門
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

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
每至忌日則悲啼至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
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
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
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
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
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

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斬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大皇帝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巖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冲有深識遠量惠帝時

爲黃門郎河間王顥執權引爲司馬沖知顥必敗就職
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
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師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
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制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
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
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
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
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
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

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
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
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
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
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
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
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
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
也乃附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
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

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克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

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訖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

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鏡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
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
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
年八十二卒

吳達

吳達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時
亦病篤其喪皆隣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妻旣存家
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塲甃晝夜在山未嘗
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
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

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
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
流慟致其感通含哺申其就養戴昌賞其清韻陸雲嘉
其茂德王衷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禮枯栢以應
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未言董蔡異時均美許攸少而敏
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圃居喪之禮
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
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
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良

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董賜七
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
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羣子並孝養可崇清
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賈曰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未慕烝烝揮泗涸
栢對槐巢鷹密彥夏庾夙標至性文度弘都勤脩懿行
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桑義闡珂
吳道存專洞之德咸摘左言

晉書卷八十八終

晉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
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
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
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

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
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
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
夏沸騰蒼生塗炭于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
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
衛難乘輿卞壺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
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恥臣於戎虜張禕引
鳩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
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
忠臣斯之謂也卞壺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

卽叙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舍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
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爲秘書郎
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
起家爲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
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
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日使
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

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晞後爲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爲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謐紹駁曰謐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

協情謐不依本準謐爲過宜謐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麤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徃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

馬無忘頽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旣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勳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

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署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爲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趨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執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執

紹復爲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爲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顥表贈紹司空進爵爲公會帝還洛陽事遂

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爲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大牢及帝卽位賜諡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軻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爲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裒德顯仁哲王

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宣貞潔之風義
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
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
翰孫曠爲弋陽侯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
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
終之室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
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
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堦
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

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畫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
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譏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
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
俗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
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
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
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
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
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
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罔辟爲征西參

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又召為驃騎記室督尚書郎
又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
理事含言於又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
年尚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
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
都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
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綬委付大
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又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
帝為撫軍將軍以含為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
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

道阻闕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為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
含為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為劉喬所
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
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
敏作亂江楊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
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
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勣有隙勣疑
含將為已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冏為大

司馬以豹為主簿罔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罔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諡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與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

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

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
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
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
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
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
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
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
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
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
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

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
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
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
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宴然得全生
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
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
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
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
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
願備行人昔厲養燕趙之彼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

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
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
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於罔案
上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
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又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
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
勦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
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
必違危害慮在一日不祥之聲可躡足而待欲臣與成
都分陝為伯盡出蕃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

疑阻衆心嗚嗒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邁
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
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
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
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罔敗

劉沉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
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為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
能進霍原為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為當時所
稱齊王罔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

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留沉爲軍司遣席遠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沉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長沙王又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旣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逃言於又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顥顥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

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顥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沉於好畤接戰夔衆敗顥大懼退入長安未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顥每遣兵出鬪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顥帳下沉軍來遲顥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顥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顥竒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沉謂顥曰夫知己之

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
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
哀之顛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顯于上犯順虐害
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
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閻鼎等
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爲安夷護
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
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

疋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卽尊位以允爲尚書左
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
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
北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清白城以救之曜聞
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
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
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
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
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
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

三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
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
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
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饑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
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爲劉聰
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
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
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
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
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
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
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
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
償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
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

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命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卜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

護成都王頔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頔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頔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脩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頔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頔慕而造

晉書卷八十九 列傳 十四
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
其樂頗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
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
實裴頌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
所宜行邪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況
可臨尾閭而鬪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
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
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
曰義士也舍之恣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爲鎮西大
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
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
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
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
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
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
爲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
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
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

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脩學不以險難改心好
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
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
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未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
營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
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
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
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

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
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
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
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
吾之色汝何有醜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
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
為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誅威德奈何容畜此
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
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
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爲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

周崎聞出反命俱爲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命爲主簿王敦之逆承爲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乂所執送武

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爲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爲魏又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旣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爲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

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
罪惡宜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
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
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
枕力屈城陷爲人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
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
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爲今日卽戮得
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
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
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
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
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爲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
道融雖爲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
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
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
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
爲愚鬼未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
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

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
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
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邛時爲敦參軍使邛
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
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
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
不從道融晝夜涕淚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爲鄉
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爲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

爲治中別駕元帝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
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
名檄悝爲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
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爲
禍今敦果爲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
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儁
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卽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
安得遂固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
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
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

訪及惺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與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鄱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爲然乃命惺爲長史望爲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徇四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惺復爲人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惺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惺襄陽太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克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口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旣悅義附亦衆勁父克

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
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
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
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禰冠軍長史令自
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
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
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
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
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
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

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暉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
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
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
益州刺史

吉挹

吉挹字祖冲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爲御史中丞
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
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
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
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

與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
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
控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
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
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
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
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
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
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
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莅前年狡氏縱逸浮河而下挹

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倖
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日會襄陽失守邊情沮
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
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卽斃遂乃杜口無言絕
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齎挹臨終手疏并具
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
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
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

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
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
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
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旣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
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閣旣前執之
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
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卽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
客刺之弗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
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
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

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地
以矩爲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或
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旣至謂秋
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
不肯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
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爲金城

令爲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劔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爲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僞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

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

嘉之桓玄請爲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爲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

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卽收企生遣人問欲何

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卽日焚裘

張禕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禕爲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親信封藥酒一

甕付禕密令鳩帝禕旣受命而歎曰鳩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卽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爲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摧言之未爲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旣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

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
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晉書卷九十九終

晉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
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
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
黃霸蜀郡艾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

一

或政務寬和斯並博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爲準的有晉
肇茲玉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
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
黎元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音懇切誨諭殷
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
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
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
者以苟得爲貴流遯忘反寢以爲常劉毅抗賣官之言
當時以爲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
沸逮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爲梗海

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旣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
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
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
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
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
政績可稱者以爲良吏傳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爲西州豪族父爲
郭汜所害芝繼祿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
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深

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
芝爲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
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卽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
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
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
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
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
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
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爲司馬芝屢
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

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
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
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
哉爽悞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
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爲使持
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
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卽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母丘
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誕
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文武
以爲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

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卽位進爵萊城鄉侯又增邑八百
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
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
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芝以
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爲光祿大夫
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爲車騎將軍乃以位讓
芝曰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
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
其爲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賜
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
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
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
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
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旣至見父停廡中十餘日告
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
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感受之辭歸質帳下
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
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

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
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
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
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
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
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
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尚書
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
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
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

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
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弈嗣弈字次
孫仕至東平將軍威弟羆字季象亦有幹用任至益州
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絲竹令軫師事譙周
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
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
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
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

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
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
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
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
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爲尚
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
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
郎參大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州
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圖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

遇害毗弟秀字彥穎爲羅尚主簿州沒爲氏賊李驥所
得欲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歆舉秀才軫弟烈
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
守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爲太守蜀
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
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

竇允字雅始正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遷
郡主簿察孝廉除浩豐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
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

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豐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脩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殊績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

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勅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捐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鑿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

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
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
及綺繡錦績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
吏科檢婦人相服至褻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
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
太常

曹攄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
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
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

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
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辯究具得情
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久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
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
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
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
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
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
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
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

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
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
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
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
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
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
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
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冏不納尋轉中書侍郎
長沙王乂以爲驃騎司馬乂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

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剋
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其年
流人王道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
之令攄督護曠曠奸凶人也譎攄前戰期爲後繼旣而
不至攄獨與道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
喪會葬號哭卽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
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酈郡本名義陵
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

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
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
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
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
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
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
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
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
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已笑而
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

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
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晔

范晔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居
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爲侍
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
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
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氏羌蹈藉田桑
失收百姓困弊晔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
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雅廣字仲將舉孝廉除

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
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
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
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
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千
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雅少知名辟大
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
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

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
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
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
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
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
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鑒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
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
才足爲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
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
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

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兌為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

伐鄴也穎以智明為折衝將軍參丞相先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為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

曜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疆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為主簿賈克伐吳請殷為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

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後爲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
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
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
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
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
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
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
永嘉末没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

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
筆作辭幹侯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
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
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
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
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温酒爲辭
勒赦之旣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
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
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
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

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
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於樹
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
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
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
還攸攸與刁協周顓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
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
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
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
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

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
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
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
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
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
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
貴永昌中代周顓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
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
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
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大常時

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
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
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
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
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
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
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兄弟子綏服
攸喪三年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

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
清標雖日晏歎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
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
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
所至嘗食醎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
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殮
投筯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
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
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

之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釋之遂爲温所知賞拜奉
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
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
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
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
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
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
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
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
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

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
之旣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
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
軟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
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
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
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
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
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已絜素
儉愈魚殮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

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
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
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
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
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
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
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内外茅
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
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
儉不華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

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
妻子不需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
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褻飾致事
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初隱之爲奉朝
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
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
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
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爲
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

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絮敬猶爲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
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絮已克勤顏遠之
申冤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
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
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纏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
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
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
忠貞之烈豈非旣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水但挹貪泉人風旣偃俗化斯遷

晉書卷九十終

晉書卷九十

列傳

十一



